

■散文

# 那年的卤香

□王黎奎

那年秋天，十四岁的我第一次离家，去百公里外读高中。母亲执意要送，她说，孩子头一回出远门，放心不下。

凌晨四点多，我们踏着星光出门。母亲背着我的铺盖卷，脊背微微躬着。夜静得能听见彼此的呼吸，她的脚步踏在土路上，一下下落在我心上。

到了县城，离转车还有些时间。母亲牵着我，在车站附近慢慢走着。路过一家熟食店，我忽然顿住脚步。橱窗里酱红色的卤味码在白瓷盘上，油光发亮。我站在那儿，眼睛定定地望着，脚像被打住一般。母亲顺着我的目光看去，轻轻拍了拍我的手背。我慌忙低下头，拽了拽她的衣角。走出几步，还是忍不住回头，直到那扇橱窗隐没在晨光里。

到了汽车站，母亲让我等着，自己去排队买票。我远远望着她的背影：一件洗得发白的青布棉袄，在人群里格外瘦小。轮到她时，她缓缓把手伸进棉袄贴身的夹层，摸索许久，掏出一个小小的手绢包。蓝底白花，边角磨毛，却叠得方方正正。她将手绢轻轻放在窗口，

一层层打开，露出一小叠皱巴巴的零钱——一元、两元、五角。母亲用食指蘸了唾沫，一张一张慢慢数着，数得很慢。接过车票，又把剩下的钱仔细叠好，重新塞进夹层。

母亲拿着票回来，坐下看了看钟，轻声说：“还早，你在这儿等着，妈去去就回。”说完快步往外走。我急忙喊她，她只摆摆手，头也不回地扎进人流里。

不知过了多久，母亲回来了。她跑得气喘吁吁，额上渗着汗珠，手里紧紧攥着一个油乎乎的纸包。熟悉的卤香瞬间冲破嘈杂，钻进我的鼻尖。她快步走到我面前，把纸包轻轻塞进我手里，指尖的温度透过油纸传来，还是热的。

“快吃，趁热。”母亲笑着，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我打开纸包，是一只卤猪蹄。我狼吞虎咽地啃起来，嘴角沾满油星。母亲安静坐在身旁，只静静看着我，笑容里全是欢喜。我撕下一块递到她面前：“妈，您也尝尝。”她轻轻摆手：“妈有胆囊炎，吃不得油腻。你慢点，别噎着。”

班车来了。母亲帮我安顿好座位，拉着我的手一遍遍叮嘱。车子缓缓开动，我终究忍不住回望——母亲站在站台上，身子微微前倾，一只手高高举起，不停朝我挥动。车越开越快，她的身影越来越小，渐渐淹没在人群里。

那时的我，还不懂这一眼的分量。一个月后，大哥来信，我才得知真相。原来，母亲送我之后，身上的钱只够买到乡政府的车票，再没有一分余钱坐车，是一步一步徒步走回二十多公里外的家的，到家时已是深夜。脚上磨出血泡，血水浸透袜子，与皮肉粘在一起。

她把回家的路费省下来，只为满足我那一刻小小的渴望。读完信，我泪水瞬间模糊了视线。母亲数毛票的模样，一路小跑的背影，看我狼吞虎咽时欣慰的笑，站台上挥手的身影，一一在眼前浮现。原来，我一口口吃下的，不只是一只猪蹄，而是母亲二十多公里的跋涉、满脚的血泡、独自走过的漫漫长夜。

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懂得，母爱从不是惊天动地的誓言。它藏在一叠皱巴

巴的毛票里，藏在一份热气腾腾的牵挂里，藏在二十多公里漆黑的山路上。

后来，我应征入伍，远赴青海高原。无论走多远，那年秋天的卤香始终萦绕心头，像一个永不消失的坐标，指引我回家的方向。

再后来，我为人父。抱着自己的孩子，看他大口吃东西时满足的笑，我总会想起那个秋天的车站。我终于读懂了当年的母亲：她不懂什么大道理，她只知道，孩子想吃，她就拼尽全力去满足。

如今，我也到了母亲当年的年纪。每当我为孩子买下他爱吃的东西，便更深切地体会到母亲当年的心境。

后来母亲离开了我们。起初几年，我总恍惚觉得她还在。直到某个黄昏，站在街头，看着满街熟食店的橱窗里卤味依旧油亮，才真切意识到，那个会为我跑着去买卤猪蹄的人，再也回不来了。

那年秋天的味道，我会记一辈子。那是母亲的味道，是家的味道。母亲从未尝过那口卤香，却用一生，尝遍了人间所有甘苦。

■诗歌

## 一盏灯是芬芳的语言

□解晓静

睁开眼睛  
每一片树叶和露珠都是新鲜的  
一盏红灯  
在月光和星光的映照下露出笑靥  
一捧思念  
收拢了大地旋转一年又一年的时间  
西北花城  
一盏盏红灯 在月华如水的夜晚出行  
鹅黄 幽兰 赤金 紫绿  
和大红灯笼深情守望  
成为一颗颗闪耀着的美丽星辰

此时此刻 鞭炮齐鸣 礼花绽放  
百福灯 如意灯 金马灯 石榴灯 莲花灯  
把东面和南面 一片灯连成一片  
星夜琢食着欢声笑语  
满目璀璨在绽放 在跳跃  
喜庆的节日中  
传递着繁荣昌盛 国泰民安

是啊 岁月流出传奇  
春天拔节成闪电  
生命无论用什么样的模样出现  
都会发出铿锵有力的声响

今夜的美 今夜的醉  
是群山和夕阳的开篇  
我的土豆花开的家乡  
我的麦苗青青的土地  
伸手抱住苍穹中的灯笼  
就像怀抱归来的游子  
让春天听到了它们的心跳  
这心跳强劲在锦都的每一个街角

今夜 天黑得很快  
灯笼亮得很快  
一盏盏燃起的灯笼  
姘美了天地

一串串摇曳的歌声  
欢喜着天地  
明亮不停歇 不沉默  
犹如童年来不及翻阅  
就已经走过了这么多年  
与你相依 与我相守

我们整天都在奔忙  
差点忘记故乡的花灯  
那灯光里  
有挽留不住的日子，有洒向心田的种子  
请你的目光不要拐弯  
停留在今夜，留住天地合一的灯盏

灯笼摆桃般的嘴唇  
一直述说团圆有痕  
灯笼笛声里的烟火  
把花城梦托向天空

今夜 咫尺温暖  
起伏的月亮是喂养的玉盘  
今夜 咫尺天涯  
总有一盏灯是芬芳的语言



## 金星

第1200期

正午时分尚付卡(国画)

南龙龙作

■散文诗

## 从三月里走来的女子

□李生俊

从三月里走来的女子，仿佛盛开的玫瑰，轻轻奏响最美的乐章，书写着旋律璀璨的诗行。

在春天苏醒的大地上放飞希望，在家乡厚重的土地上耕耘繁忙。在学校、在医院、在工厂……如蜡烛般燃烧着自己，无怨无悔，做着天底下最平凡的事业。一腔热血，托举起一代代栋梁！

天地因女人而无限辽阔，四季因女人而缤纷多彩。

哦，三月已经来临，请允许我送上饱含浓浓真实的赞美。

你是春风，吹醒了沉睡的冬天。

你是雨露，给予了万物生长的血液。

你是阳光，温暖了世界，明媚了春光。

世界因为你的温暖，岁月不再凄凉；男人因为你的柔和，心里不再沧桑。

从三月里走来的女人，永远美丽动人，是一道永恒的风景。这一刻灿烂的笑靥布满脸上，随风飘荡。你甘愿平凡，默默奉献，日子在你手中细水长流。

春天，因你而灿烂，大地因你而芬芳。你闪光的名字，能唤醒惊雷，开创又一个崭新的天地。你在自己的日子里，与桃花一道，粉黛灼灼，延续着人类不断生长。

从三月里走来的女子，轻捻一缕花香，时光泛绿炫美着春天。掬一捧甘露。撒遍万水千山；深耕细作将铿锵玫瑰叩响！

你是公主，偶尔撒娇；你是母亲，坚强勤劳；你是妻子，温顺贤良。

从三月里走来的女子，就像一朵花，一只鸟，一首诗；就像一朵云，一片雨，一场皑皑白雪。在各自的岗位上，演绎出多姿多彩的故事。

从三月里走来的女子，以女性的妩媚袅娜走来，以春风的润泽温热自然，从冰雪磨砺坚强的意志里悄然盛开；从风暴铸就顽强的筋骨里积蓄力量；在不断修炼不断完善中发光发亮。

春天是一种力量

你的心一直在蓝天上翱翔

你把平凡化作朝霞和夕阳

只为那永恒不变的信仰……

马年前后，读到杜仲川老师的随笔，那段尘封多年的求学往事，忽然席卷而来。

1998年，我以六百多分的成绩，从永昌农中考入永昌一中。命运的齿轮，就这样悄悄转动。

高一整年，我都在迷茫与不适中度过。不适应县城气候，频繁感冒，落下鼻炎；不适应骤然紧张的高中节奏，唯有书本成了最踏实的陪伴。班主任毛著成老师常为我们推荐好书，班里随之掀起读书热潮。而我的人生轨迹，正是被一本《平凡的世界》悄悄点亮。

我家在水源镇华家沟村，高中那几年，恰是家中最为窘迫的日子。每年买化肥，父亲都要去银行贷款；我的生活费，全靠父母农闲时打零工。每月从县城坐班车回家，和母亲聊天得知，她既盼儿回来，又怕儿回来——盼是想看看儿子，怕是因为生活费还没有着落。粗糙而质朴的母爱，直击人心。

在一中求学的日子，是我人生中最难熬的时光。读书时满心愧疚，骨子里却又倔强自负。高一(2)班班主任唐齐年老师常讲：“你们考上一中，就是从村子池塘跳进了一个更大的涝池，要跳出这个涝池去看更大的世界。”那时，“考上重点大学，走出老家”成了我唯一的目标。

高一下学期，同学王永全写了一篇关于《平凡的世界》的演讲稿，在班里传阅。那本书，也在我们这些农村考进城里的同学手中辗转相传。课间借来匆匆翻几页，一翻开便舍不得放下。于是几乎每个周末，我都跑到县西市场的书摊前，顶着寒风零星翻看，小心记下那些触动心底的句子。

直到那年寒假，这本书才轮到我自己手里。临近年关，母亲忙着烧馍馍，我在一旁帮忙打下手，正好有大段空闲尽情品读。我日夜不休，一口气读了整整三天。合上书时，正是腊月里的下午三四点。我独自跑到离家不远的地里，来回徘徊，泪流不止。冬日掠过冬水的自留地，浮土刚刚松软，我就那样一圈一圈走着，忘记了寒冷，忘记了时间，一直走到天黑。那是一部充满精神力量的伟大作品，它像闪电一样把我从灵魂深处击穿，让我第一次跳出眼前困顿，开始思索人生的意义。

最让我震撼的，是孙少平穿着没有脚后跟的袜子坐在教室听课的细节——与我当时的处境一模一样。鞋面勉强体面，却藏不住脚后跟的窘迫寒酸。那一刻，我恍惚觉得，书中写的就是我自己。路遥作品最可贵的，是写出了人性中最有力量、最有希望的一面，像一束光，照进我灰暗

## 春风摇春

□陈旺源

午后，打开窗户，一股风吹来，软软地扑了满怀。不像冬天的风，是使着小性子的，冷着脸，硬邦邦地往人骨头缝里钻。这风暖暖的，柔柔的，有点醉醺醺的感觉，就像是刚喝了母亲酿的米酒一样，脚步都变得有些跟跄了。拂在脸上不是风，而是一只温厚的手轻柔缓慢地抚摸着，直让人心里也软了下来，昏昏欲睡。

于是我就搬了一把椅子到院子里坐下来，享受着风的盛情。

在院子的一角，有一棵老杏树，它最先感知到风的来意。光秃秃的树枝上不知何时开出很多小花苞，粉嫩的小花苞就像婴儿握着的小拳头，又像藏匿了无数未说出口的秘密。风一吹，它们就不再沉默。小拳头便是在风的手掌中，一寸一寸地松开了。我仿佛能听到它们舒展的声音，很轻，很小，就像丝绸滑过肌肤的声音，新生的欢喜在空气中悄然绽放出的声音。不多时，满树便是一片粉白的烟霞了。花瓣薄而透明，阳光斜射过来，给每一片都镀上了一层柔和的光晕，颤动着，如同蝴蝶停歇的翅膀。风再大一些，花瓣就会脱离枝头，纷纷扬扬地落在我的肩上、头上、身上。我不去拂，只静静地坐着，任由它们落下。这大概就是春天送给我最温柔的一顶冠冕。

院墙外传来孩子们的笑声，清脆悦耳的声音被风裁成一缕一缕地送进耳朵里。他们是在放风筝呢。此时此刻风就成为了他们最可靠的帮手，鼓起腮帮子把那只“大蜻蜓”稳稳当当地送上瓦蓝的天空。孩子手里

的风箏线时松时紧，其实也是与风达成的秘密协议。风会看透每个人的心思，它吹拂着孩子，也吹拂着孩子身后的、眯着眼睛的老奶奶。老奶奶脸上的皱纹在春风中也舒展开来，仿佛经过了熨烫一样，更加慈祥了。

河畔的柳树最为婀娜多姿。千万条垂下的一缕缕绿丝，本就是静默、温婉的。风一起，就活了。那不是无规律的摆动，而是一种有节奏的舞动，腰部轻柔地摇曳，裙摆也随风飘荡。风是位技艺高超的乐师，以无形的指抚弄满树的绿叶，奏出一曲无声却令人心悸的音乐。河面上泛起一层层细小的涟漪，一圈又一圈地向对岸游去，然后又折返回来，快乐地玩耍着。

黄昏时分，风里便夹杂着人家的炊烟，还飘来饭菜的香味。青草、泥土混合的味道格外诱人。这时的风就像一个玩累了的孩子，收起了白日的活力，变得安静而依恋。它轻盈地穿过回廊，吹动檐下挂着的衣服，衣服就变成了一艘小船，在暖意中载满了一家人的幸福。

夜越来越深了，风依然在窗外徘徊。声音变了，不再是白日里细语呢喃，而是一成不变的、绵长的呼吸声。吹过窗台上的草单后，草单叶子便轻轻晃动了一下，就像熟睡中的一次翻身，沉入了更甜美的梦境。

我躺在床上，听着这春风的呼吸，心里安稳极了。是它，摇醒了沉睡的草木，带来了满世界的花红柳绿；也是它，摇活了人们的心事，也摇来了人间的生机勃勃。

春风一吹，春天才真正到了。